

周立波

# 山乡巨变



# 菜 巨 乡 山

續 篇



周 立 波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〇 年 · 北 京

## 內 容 說 明

本书的情节是“山乡巨变”上篇一些人物行动的继续和发展。它描绘了一九五六年高级化后的乡村生活和生产，也展现了敌我之间、集体和单干农民之间以及干部好坏思想之间的三种矛盾。这些冲突曲折复杂，波浪起伏，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到末尾，反革命分子终于露网，坏的思想初步得到了改造，农业社获得了首次特大的丰收，单干农民纷纷入社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农社里获得了胜利，而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它为后来农业社打下了基础。故事就在千家万户的锣鼓声里欢快地收场。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数 701.060 开本 850×1158 毫米 1/32 印张 9 插页 8  
1960年4月北京第1版 196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0,000册

AG02/08

## 目 次

一	早起	1
二	社长	14
三	副手	24
四	分歧	38
五	老单	48
六	竞赛	69
七	女将	76
八	烂秧	93
九	大鬧	110
十	糾葛	123
十一	反目	135
十二	牛伤	149
十三	短見	160
十四	調查	175
十五	奔喪	185
十六	兩里	193
十七	插田	201
十八	漲水	215
十九	双搶	225
二十	认輸	236

二十一	露底	248
二十二	震惊	258
二十三	欢庆	266

## 一 早起

正月里的一个清冷的黑早，太阳还没有出来，东方山后的天上，几片浓云的薄如轻绢的边际，衬上了浅红的霞朵；过了一阵，山峰映红了；又停一会，火样的圆轮从湛蓝的天海涌出了半边，慢慢地完全显露了它的庞大的金身，通红的光焰照彻了大地；红光又逐渐地化为了纯白的强光。白天开始了。雾色的炊烟飘泛在家家的屋顶。鸡啼鸭叫，牛也赶热闹，按照它们各自不同的年龄、性别、体格和音色发出不很秀丽，但也不太难听的错杂的长鸣。

已经沾了春，地气不同了，雪花才停住，坪里、路边的积雪就都融化了。到处是泥巴。大路中间，深浅不一的烂泥里，布满了木屐的点点的齿迹和草鞋的长长的纹印，有些段落，还夹杂着黄牛和水牛的零乱的蹄痕。

初级化以后，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全国的农村又掀起了一番深刻、广泛的变化。在短短的期间以内，所有初级社都转成了高级社。和全国全省的各地一样，清溪乡的常青初级农业社，经过邓秀梅和李月耀一个来月不停的奔忙，并入了两个小社，扩进了一批单干，建成一个约有九百人口的高级社，还叫常青社；刘雨生被选为社长，谢庆元勉强当选为付社长。除

是勉强，因为有一些社員开首硬不肯选他。为了这事，李月輝和刘雨生暗地里做了好多說服的工作。

在清溪乡里，高級化运动大致还順当。仅仅在山林归社这个問題上，他們碰到了一些微弱的阻碍。在这方面，刘雨生自己也遇到了心里和身外一連串的煩惱，特别是为了劝通有块茶山的盛佳秀，他費了一点点唇舌。

等到社建成，春耕开始时，社里又发生了新的情况，碰到了新的困难。这是因为，正像李月輝說的：“旧的皇历看不得，新的日历还没有出来。”

要照老办法，春初一开天，人們就各自赶着牛，搨起犁耙，到自己的田里去了。但是現在，社員們該到哪里去呢？田都入了社，要归社調摆。他們赤脚草鞋，系起腰圍巾，搨着鋤头或耙头，成群結队，去找社长刘雨生，听他排工。

到了刘家茅屋前面的茅封草长的地坯里，人們看見堂屋关闭了。双幅門上吊起一把小銅鎖。刘雨生不在。把肩上的家伙放下来，人們有的站在地坯里，有的走上阶砌，坐在竹凉床上，有一句、沒一句地扯起談来。亭面糊走去推灶屋的門，也关死了。他从門縫往里瞄一眼，就退了几步，坐在一盘磨子上，打个呵欠，說道：

“都起这样早，等他一个人。”

“是呀，耽誤人家的工了。”陈先晋答白。

“你說这个角色，到哪里去了？我从門縫里瞄了一下，灶里冷火悄烟的，只怕夜里都沒有落屋。”

“他还有空落屋呀？”高高大大、黑皮黑草的謝庆元粗声粗气說，声音有一点嘶哑。

“不在，你也可以当家嘛。”亭面糊对謝庆元說。

“我当什么家？我还能当家？我是什么人？”謝庆元滿腹牢騷。

“你是付社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不能当家？”亭面糊說。

“我不敢当。”謝庆元說。

“哪个不要你当了？”陈大春跳了过来，粗魯地质問。

“唉，唉，算了吧。”亭面糊劝道，“清晨白早，吵什么架？这个家你們都不当，由我来当吧。”

“那好极了，面糊哥，你当家，我好有一比。”龔子元冷冷浸浸，笑一笑說。

“好比何来？”亭面糊学着乡里說书的人的口气。

“好比无牛捉了馬耕田，好比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鋒。”

“你这个家伙，敢看不起我？”

“我哪里敢看不起你？我是說……”

“莫逗耍方了！”陈大春最看不慣龔子元，連忙岔断他的話，又問大家：“你們說，社长到底到哪里去了？”

“摆明摆白，一定是开会去了。”大春的老弟，孟春肯定說。

“开会去了？开什么会？我为什么不曉得？”謝庆元說，“告訴你們吧，昨天夜里是沒有会的。他只怕是跟亲家母开枕头会去了。”

“哈，哈，”草垛子那边，爆发了笑声。大家一看，那是龔子元。为了避开陈大春，他退到了草垛子脚下，手里拿着竹根子烟袋，說道：“开枕头会，这名目真好，真是有味，哈，哈，开枕头会，有味，有味。”

“不准你侮辱社长！”陈大春一手提鋤头，一手捏起拳头骨，大步赶过来。



“看样子怕要打人哪？”龔子元退后一步，背脊貼近草垛子，握住烟袋說。

“你再試試，看我打不打？”陈大春努起眼睛。

“大春，有样子沒有？”陈先晋过来，压制他大息。

龔子元本来还想讲几句，眼睛一瞄，看見大春背后站着孟春。他想：“这个家伙跟他哥哥是一个娘胎里滚出来的，性子一样的暴烈。人家有帮手，好汉不吃眼前亏。”他捺住火气，强陪笑脸問：

“这话是我說起的嗎？”接着，又連譏帶諷地說道：“你們党团员真大公无私！謝庆元先說，你不敢奈何，只曉得来欺負我們这些非党員，是不是？”他眼皮子連眨几眨，看看大家臉上的神情。陈大春立即警覺，这家伙的話里含有挑撥党群关系的恶毒的用意，就按住性子，不再作声，慢慢走开了。这时候，亭面糊挨近謝庆元身边，低声問道：

“刘社长有个么子亲家母呀？在哪里？我为么子不曉得？”

“等你曉得，人家崽都生得不爱了。”謝庆元道。

“到底是哪一个呀？他为么子沒有告訴我？”

“人家悄悄搭个亲家母，为什么要告訴你呢？”

“我是怕他的对象不合适，又吵架子。看是不是要大家參謀參謀，民主一番？”

“这件事情不能讲民主，只能搞集中。”

两人的小話，到此为止，只听龔子元把竹根子烟袋在身边一块石头上响亮地磕了几下，对謝庆元說道：

“到茶时节了，付社长，这样呆等着有什么意思？我要走了。”

“你到哪里去？”謝庆元丢开大家，赶上龔子元。

“現路一條，回家睡覺。”龔子元掉轉腦壳，回了一聲，又走他的。

“急什麼？一路走。”謝慶元擱起耙頭，跟龔子元走了。

“沒有立場的家伙，做人家的尾巴，亏他是个付社長。”陳大春指着謝慶元背心。

“這号付社長，一掃把子打得几門角落。”孟春大聲附和他哥哥。

“你再講試試，死不講事的家伙。”陳先晉喝罵他二崽。

沒有扶梢的，大春又摸不清首尾，不好調控，只得听大家散了。大春跟他爷爷、弟弟和亭面糊一起，背着鋤頭，走过菊咬筋的田塍路，望見他在趕起黃牯耕白水。

“还是他行，几早就干起来了。”陳先晉夙來欢喜菊咬筋勤快。

“他行，我們也不錯。”亭面糊說。

“錯是不错，一个清早白耽擱，他倒已經耕翻一亩了。”陳先晉很不滿意这一早晨白白过去了。

“一亩田算得什麼？我少歇一陣气就赶出来了。亲家，”亭面糊說：“你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風。”

“看，那边来人了，”陳大春抬頭望着前面說。

“好像是刘社長来了。”陳孟春說。

大家往前边望去，只見不远的山边，一个戴青布制帽，赤脚草鞋，不高不矮的角色从从容容往堰里走来。

“社長，找你一个早晨了。到哪里貴干去了？”亭面糊笑着迎上。

“开一夜会，天亮才散。”刘雨生用手揉揉微現紅絲的眼睛，这样地說：“事情堆起了，又有人要走，忙着打移交。”

“哪个要走？”陈大春忙问。

“这事以后再跟你谈吧，”刘雨生望大春一眼，又转向大家，“你们怎么还没有出工，这样晏了？”

“乌无头不飞，你这扶柁的不在，他们都不敢当家，都只晓得在你地坯里清等，我好心好意要代替你调摆一下，龔子元又出来捣蛋。”

“谢庆元呢？”刘雨生问。

“他呀，你只莫问起，同没事人一样，一点责任也不负。”陈大春说。

“他过来没有？”刘雨生又问。

“来点了点卯，又跟龔子元走了。依得我的火性……”陈大春恨得咬牙。

“可惜一个早晨空过了。”刘雨生转换话题，按住大春的火气，“你们都赶快捡场。先晋鬻子，你去赶起社里那条大水牯，去撮板田。”

“操哪一丘？”陈先晋听到排工，心里有着落，十分高兴，连忙这样问。

“先操李槐老的那丘干田。”刘雨生说，“佑亭哥你去耕白水，随便耕哪一丘都行。”

“用哪条牛？”亭面糊问。

“黑毛黄牯。孟春，你带一个耙去翻洋芋土。”

分派了工作的人陆续地走了，剩下陈大春呆在那里。他有点莫名其妙，急忙寻问：

“你怎么不派我的工？”

“你跟我来。”刘雨生含笑拍拍他肩膀，抓住他的手，边走边说：“你的工作不能由我分派了，老弟。刚才你不是问我，‘哪个

要走’嗎？你就是一个。”

“調哪里去？”陈大春問。

“你猜猜看。”

“我猜不着。”

“株洲。好地方呀，嶄新的城市。論理，我們是不能放你走的，支援工业，沒有办法。你馬上收拾鋪盖，怎么不做声？不快活嗎？”

“沒有什么。”

“呵，我曉得了。是舍不得盛淑君吧？”

“不是。刘社长，你不曉得，我自从参加工作，就立下了一个志向，也可以說是一片小小的雄心。我要經我手把清溪乡打扮起来，美化起来，使它变成一座美丽的花园，耕田的人駕起拖拉机……你看，”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油紙包，打开油紙，拿出一張草图来，“这是我偷空画的清溪乡的未来的草图。画得不好，請莫見笑。”

“真有意思。”刘雨生和陈大春并肩看着这草图，笑着贊叹。

“你看，这里是机器站，这里是水电站，这里呢，是用电气挤奶的牛奶站，这里是有电灯电话，一套肃齐的住宅区，中間是花园，后山是果林。”

“有意思极了。”刘雨生又滿口称赞。

“这计划还没有开始实行，我就要走了。”陈大春的眼睛放出一种明亮的，如痴似醉的光澤，望望对面的群山。

“你放心，”刘雨生把草图疊起，郑重地收进自己衣袋里，“交給我吧，只要三五年不調工作，我一定实现你这计划。到时候，請你回来賞香花，嚐果子。”

“那好极了。我去卷鋪盖。还有哪个去？”

“乡长才回，也要調動。”

“还有不有？”

“邓同志也去。”

“真的嗎？好极了。我邀他們同路去。”

“邓同志早已进城了。这回調她，我們本来不肯的。朱書記馬上整我們的風，說我們是本位主义，問我們是先国家呢，还是先乡社？李支书哑口无言。”

“还有哪个去？”

“还有符賤庚。”刘雨生不自觉地把头低了。

“他也去嗎？”陈大春感到意外，也有一点觉得屈辱的样子。

“他早就要求出去，李支书說：‘也好，让他到工厂去，鍛炼鍛炼。’每次見到我，他总有点子尷尬，我倒是沒有什么，我們的事又不能怪他。”

“是呀，”陈大春曉得刘雨生讲的是他和張桂貞的事。“說来好笑，他一見了我和盛淑君，也不自然。”

“可見这人还老实，劳力又强，你應該帮助他进步，莫抱成見。好吧，今天你不必出工了，跟爱人告告別，讲点私房話。”刘雨生笑了，他如今十分幸福，就更关心人們心上的种种：幸和不幸。

“沒有什么可讲的。”陈大春嘴上这样說，臉却紅了。

“沒有讲的，不要紅臉哪。”刘雨生笑着催他：“去吧，去吧，估計她会提出同走的要求，你就告訴她，这回不能去，乡里空了；株洲路不远，来往很方便，将来，你放心吧。”

“我有什么不放心？”

“我是說，将来把你們調到一块。現在你先跟爱人談一会，再到社里来，把团支书的职务交代一下。走吧。我要去看洋芋种。”刘雨生走了。

陈大春想先回家，但不由自主，走到了盛淑君的家門口。要人还没有过門，陈大春觉得不好意思直接就进岳家去。他不輕不重地咳了一声嗽，走到紧挨盛家的一个邻舍的門口。这里喂了社里几只猪。走上阶砌，看見邻舍男子正在切猪草。

“猪喂得怎样？”陈大春好像是来檢查飼养工作的样子。

“进来看看吧。”那男子連忙丢下切菜刀，站起身来，两手在腰围巾上擦了一擦，滿臉笑容，迎接这位檢查人。

伏在脚盆边上洗衣的邻家嫂子連忙起身到隔壁，告訴了盛媽。这位媽媽正在房里吸水烟，听到女婿过来了，欢喜仰了，連忙放下水烟袋，插起紙片子，拍一拍身上，打算出来，但是又想，郎为半子，自己應該有一点做岳母的架子，就仍复坐下，拿起紙片子，等了一陣，不見貴客进門来，她朝后臀房里喚：

“淑妹子，你在后臀搞些么子呵？还不出来呀？”

早晨，盛淑君和一群女伴，去找过社长。才回家不久，正在后房梳头发，听見媽媽叫，她跑了出来，手里正在編織一条沒有編好的黑浸浸的长辮子。

“叫我做什么？”

“你看看外边是哪个来了？”

盛淑君一溜烟地跑出了大門，看見陈大春站在隔壁大門口，嘴里在跟人打讲，眼睛却望着这边，分明早已看見盛淑君，却装做沒有看到似的，扭轉臉去，对那人說：

“猪长得太慢，”

“飼水不足，有什么法子？”

“你应当割一点莧菜，来伴老糠。”陈大春心不焉地說道。

“什么？你說什么？这时节有什么莧菜？”那人正在疑問間，一眼看見盛淑君从自己屋里跑到这边来，他哈哈大笑，連忙說

道：“难怪你神不守舍，冷天要割莫菜了，你原来不是来看猪，是来看人的。你们谈吧。”那人走了。他的堂客也带着孩子走开了。

盛淑君背靠邻舍的大門框子，一边仍旧編辮子，一边紅着臉，假借媽媽的名义邀請道：

“媽媽要你到家里坐坐。”

“不，有件事情告訴你。”

“什么事呀？”

“要紧的事。”

“到底是什么事嘛？”盛淑君急了。

“我調工作了。”陈大春瞄瞄对方的臃肿而又微黑的圓臉的侧面，这样开門見山地說了。他的嘴是不知道拐弯的。

“調哪里去？”盛淑君吃了一惊。

“到株洲去。”

“真的嗎？我只不信。”盛淑君說。

“哪一个哄你？”

“我也要去。”盛淑君撅起嘴巴，略微显出一点嬌憨的神态。

听了她这个要求，陈大春想：“刘社长料得真准。”就重复刘雨生的話，来安撫她了：“这次你不能去，株洲路不远，来往很方便，而且将来……”

不管他說完，盛淑君把編好的辮子往背后一摔，潑潑刺刺地說：

“什么将来不将来，我要去，要去，馬上跟你一起走。”說完就离开門边。

“你到哪里去？”陈大春想把她拖住，忽然又把手縮回，只跨进一步拦住她去路。

“我去找社长，倒要問問他，只叫你去，不許我去，是什么道

理？”

“工作上的道理，这里需要你。”

“这里不需要你嗎？多了你嗎？你这个团支书，說話好沒有分曉。不跟你讲了，我去找人去。”

被盛淑君搶白了几句，有点子气了，陈大春劈臉就問：

“你是个团员不是？”

盛淑君沒有答白，陈大春又說：

“是团员，就應該遵守紀律，服从調配，叫你留在哪里工作，死也要留在那里，你还是这个自由主义的派头，当初何必入团呢？”

一席“硬八尺”，說得盛淑君低下脑壳，不再做声了。同去无望，两人的前途又不知怎样，心里不禁涌出一股酸楚的离情，她哭了。

“淑妹子，站在外头風肚里，不怕冷嗎？进来坐吧。”盛淑君媽媽从房里出来，在阶砌上說。接着，她朝大春看一眼，好像是才曉得他来了一样，微微一笑道：“呵，大春你来了，到屋里請坐。”

大春对她点头笑一笑，算是招呼了，他沒有叫她。他还不知道叫她什么好，喚“媽媽”似乎早一点，又不习惯。

他們品排走进了大門，沒有进正房，一徑来到灶屋里，坐在灶下一条长凳上。看見女婿大模大样地，对她只笑笑，一点不亲热，她也懶心懶意了，自己进房，鼓冬鼓冬，抽水烟去了。

在灶脚下，大春弓着他的横实的腰子，拿起火杈子，在鋪滿炉灰的地上画来画去。盛淑君起先是背靠着，好像在生气。过一陣，問到邓秀梅也走，她說：

“你們倒好，都走了，社里乱糟糟，单叫我們背起这面烂鼓



子。”

“沒有都走嘛，社長還在，支書也不勁，他們兩人都是好角色，一個踏實，一個穩當。”

盛淑君沒有作聲，起身往外走。陳大春跟在背後，相隔尺把遠。淑君媽媽站在房間里，隔着護窗板，望見他們走過了地坪，連忙叫道：

“淑妹子，你回不回來吃早飯？”女婿的大模大樣使她心里不暖和，她故意不跟他招呼。

“不了，媽媽你不要等我。”盛淑君回答一聲，出了門頭子。

“你到哪里去？”陳大春問，相隔還是那麼遠。

“你管我。”盛淑君頭也不回。

“那就少陪了，我要去找李永和。我們分路了。”陳大春打算走另一條路。

“你站住。”盛淑君轉過臉來命令道。陳大春看見她的眼睛潮濕了。他走攏來，自己心里也動了，語言顯得格外地柔和：

“何必呢？又不是小孩，哭臉做什麼？”

被他點破，盛淑君的眼淚涌出更多，一雙一對滾落在她的花衣的鼓起的胸前。陳大春又走近一步，盛淑君扑到了他的肩上。

“看有人來了。”陳大春說，盛淑君跳到一邊，兩個人四圍一看，並沒有人，又挨攏來了，他們沒料到，已經有人看見他們了。盛淑君媽媽站在房間里，越過護窗板，望見兩人緊挨在一起，連忙不看，坐了下來，鼓冬鼓冬，抽水烟袋去了。鄰舍的堂客提個六角籃，正要出門打猪草，才把腦壳伸出大門外，一眼瞄見這對男女的親親昵昵的情景，慌忙把腳縮回去，本能地伸手掠掠額上的亂髮，在門頭子里對男人招手，笑着輕輕地叫道：

“你來，快來看把戲。”